



大湖西（连载）

杨义堂



苗宗藩听说后,去找张光中和郭子化,解释自己曾经自首的原因,希望党组织能理解他是在被欺骗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允许他再一次出来为党工作。郭子化、张光中考虑到苗宗藩愿意革命,态度真诚,就同意他可以作为一名特殊党员使用,但并没有明确恢复他的党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本来是没有权力去发展党员的,但当时正是用人时期,谁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郭子化、张光中让他作为党组织的代表去考察郭影秋,并同意他发展郭影秋入党。

苗宗藩听到郭影秋说话这么坚定,叹了一口气,说道:“唉,这话说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一定很难,很难,不过我相信你,永远不会辜负你今天的誓言!”

果不其然,就在郭影秋加入党组织后不久,郭影秋就经历了 he 第一次大的考验:他被捕了!

起因是张光中发展的一个党员出事了!张光中在微山湖东岸的夏镇发展了一个叫姜友吉的小商贩入了党,让他负责湖东、湖西党的联络工作。1936年4月,姜友吉被捕了,他受不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叛变了革命,领着抓捕共产党员,这对苏鲁豫皖特委和湖西、湖东党组织构成了极大威胁。

郭影秋的妻子凌静是上海人,说话呢喃喃转,外表柔柔弱弱,但是为了营救丈夫出狱,一个人穿着旗袍在举目无亲的徐州四处奔走。她知道徐州民众教育馆馆长赵光涛对郭影秋很好,二人还是写剧本的文友,于是,她找到赵光涛,哭着祈求他出面作保,搭救丈夫郭影秋出狱。

赵光涛积极出面斡旋,加上敌人也没有查到郭影秋与夏镇姜友吉被杀事件的联系,郭影秋就被放了出来。

这时候,徐州又成立了一个农民生活学校,是为国民党培养基层农村干部的,正在招聘人员。郭

张光中和张新华等人秘密商量好了一套方案,他们持枪来到夏镇,趁姜友吉在泰山奶奶庙会看洋片的时候,突然出击,将其击毙在了大街上,除掉了这个叛徒。枪声一响,庙会立刻乱了套,人们惊叫着四散逃离,趁着大乱,张光中和张新华等人也逃离了现场。

但是,这一事件却惊动了国民党徐州党部的高度警觉,引来了他们的强烈报复。1936年6月,国民党沛县警备队配合徐州保安团,对共产党员和群众进行大逮捕,先后捕去100多人。郭影秋和“小老头”苗宗藩、“豁嘴李”李公俭、“湖上飞”张新华等人被以“共产党重大嫌疑犯”关押在沛县监狱。之后,郭影秋、李公俭又被提升到徐州监狱服刑,张新华被关押到南京监狱。被关押的党员和革命群众在狱中受尽了各种酷刑,党组织策划组织营救和监狱暴动,沛县中学的一些学生在张广涵、王林岗等学生领袖的带领下,还进行了罢课和游行示威,可惜都没有成功。

郭影秋在狱中多次受审,不管审问者如何威胁利诱,他就只回答“我不是”“不知道”两句话。敌人恼羞成怒,把他吊起来,用皮鞭狠命地抽打,再猛然松开绳子,将他从高处突然坠到地上,直至郭影秋

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国民党特务还利用一些学生叛徒到狱里来劝诱。郭影秋坦然地对这些学生说:“你们不用给我攀师生关系,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如果要枪毙就不用说了,如不枪毙,我就准备把牢底坐穿!”

这100多天的牢狱生活锻炼了郭影秋,他认为,坐过牢的人,生死都已经置之度外,以后在革命生涯中再遇到什么苦难和煎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他在监狱里写了两首《狱中作》的诗:

其一
忧时惯作不平鸣,
心定何烦草木惊。
试把铁锥敲劲骨,
铮铮犹自有金声。

其二
连年提剑觅仇雠,
身陷囹圄恨未休。
打掉门牙肚里咽,
英雄宁死不低头。

此时的郭影秋,已经从一个微山湖边佃户家的穷小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了。

第五章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

影秋应聘来到这个学校,担任教导主任。随着日寇离徐州越来越近,徐州农民生活学校的校长吓得跑到西安去了,郭影秋就成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

一天,中共苏鲁豫皖特委的张光中领着一个身穿长衫、走路歪歪倒倒的人到学校里来找郭影秋,这个男人脸色煞白,不停地咳嗽,痰中还带着血丝,应该是一种很严重的痼病。

张光中告诉郭影秋:“今年春天,特委书记郭子化书记去了一趟延安,向党中央汇报了苏鲁豫皖特委的情况,中央认可了我们苏鲁豫皖特委,并对我

们在与上级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坚持斗争给予了表扬。现在,江苏、山东、河南省委在上一轮的革命暴动中都被破坏了,河南省委在恢复中,因为陕北离我们太远,指导工作不方便,我们苏鲁豫皖特委有个‘豫’字,河南东北部的永城、虞城县也属于湖西地区,中央就把我们划归河南省委了,河南全省有党员460多人,而我们苏鲁豫皖特委就有300多人,占到河南省委管辖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二,因此,新成立的河南省委对我们很重视,派出刘文同志作为特派员来指导工作,能否让刘文同志藏在你这里?”

(未完待续)



曲阜碑刻(四十五)

元曲阜历代沿革碑

张镔毅

在曲阜这片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矗立着一座承载着丰富历史与文化信息的石碑——元曲阜历代沿革碑。这座石碑不仅见证了曲阜地区的历史变迁,更深刻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元曲阜历代沿革碑立于元惠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四月二十七日。这座石碑原位于曲阜旧县北门外,后于1964年被移入孔庙,1999年再被移入孔庙西仓东厢房。元曲阜历代沿革碑碑宽60厘米、高195厘米、厚55厘米。石碑四面皆有刻字,其中三面刻曲阜历代沿革的历史,一面刻元代曲阜县治所迁徙的历史。碑有额,文为“曲阜县历代沿革志”,书字高12厘米。

碑文的撰写者为石普,他是一位同进士出身的文人,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后被曲阜世袭县尹孔克钦聘请为家庭教师。书碑者李奇,曾任东平路儒学教谕,其书法灵动秀美,兼具古朴之风。篆额者杨克明,兖州人,曾任卫辉路总管府经历,善篆书。正是这三位文人学者的共同努力,使得元曲阜历代沿革碑不仅在文字内容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书法艺术上也堪称佳作。

元曲阜历代沿革碑的碑文内容主要围绕曲阜县的历史沿革展开。碑身三面刻有曲阜县历代沿革志,详细记录了曲阜地区自远古时期到元朝时期的行政区划调整、重要历史事件等内容。曲阜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其历史辉煌灿烂、源远流长。自上古时代始,曲阜便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

域:先有神农氏始都陈,后居曲阜;又有黄帝生于寿丘;之后少昊氏“邑于穷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而从西周封国鲁国始,到汉代的鲁郡,历唐、宋、元、明、清各代,曲阜始终保持、散播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特别是元朝时期,曲阜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区域,受到了朝廷的高度重视和政策扶持。碑文中提到的元朝官员对孔庙的修缮、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举措,都彰显了元朝政府对儒家文化的尊重与推崇。

除曲阜县历代沿革志的内容外,碑文还有一面刻有“曲阜县治迁徙略”,概述了元朝时期曲阜县治所(即曲阜县衙所在)多次迁徙的历史,直到世袭县尹孔元用把自己的住所作为县衙,后来又将县衙迁到三皇庙,才将曲阜县治所位置稳定下来。这些记录为今人了解元代曲阜地区的行政情况提供了重

要资料。

元曲阜历代沿革碑作为一座承载着丰富历史与文化信息的石碑,其历史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座石碑是研究曲阜历史、儒家文化传承以及元朝时期地方行政区划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史料。碑文中详细记录的历史事件、行政区划调整等信息,为后人提供了研究曲阜历史的宝贵资料。同时,碑文也反映了儒家文化在曲阜地区的深厚底蕴和传承脉络,为我们了解儒家文化的历史演变提供了重要线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元曲阜历代沿革碑是儒家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见证。这座石碑的刻立不仅体现了元朝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扶持,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与传承。碑文中提到的元朝官员对孔庙的修缮、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等举措,都彰显了儒家文化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总的来说,元曲阜历代沿革碑作为一座承载着丰富历史与文化信息的石碑,其历史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它记录了曲阜地区的历史变迁和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更在于它为今人提供了一个了解和研究历史的窗口。通过这座石碑,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曲阜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儒家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这座石碑也激励着后人继续传承和发扬儒家文化的精髓,为构建和谐社会、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